

文化中国行 27°人文 多彩贵州文化新风采

马儿的“艺术范”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舒畅

中央美术学院壁画系原主任、贵州籍画家曹力和马的缘分似乎与生俱来。他属马，在央美本科毕业前，曹力开始尝试画马，1984年画了一批“马与楼道”系列的作品。

曹力一直断断续续地画马，他说：“有些画家是画马本身的那种美感，画马的帅气、力量、速度。我画马不是画马本身，而是一种拟人化的造型、一个载体，借用马来表达自己的实际感受，借马表达内心的变化，比如兴奋、激动、膨胀、忧郁，甚至扭曲。”

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中央美院原院长范迪安用“以马为相，自我照观”评价曹力作品：“曹力喜欢画马，各种形态的马成为他作品中的常客，我们可以将马视为他的精神伙伴甚至他的肖像。”曹力的作品看似天马行空、无拘无束，但范迪安认为“实际上他对线条的把握、丰富色彩的调控、细腻的肌理起伏和坚实的结构节奏，都运用得至善至美，透过画面我们看到了一颗富足的诗性心灵。借马的百相，观照自己的心境与思想，寄寓遐想与敏感，是一种对生命境遇的反思与回答，使得他的作品以质朴的独白方式建构出深邃的人文气韵。”

贵州版画学会会长曹琼德，近年每年新春都会创作一组当年的生肖版画，今年轮到了马。他说：“十二生肖是中国文化传承千年的文化符号，每一个中国人都有相对应的生肖伴随一生，十二生肖护佑我们走进新的一年，让我们对未来充满憧憬与期待。”

每一个农历新年来临之际，全国多家美术馆都会举办生肖小型版画展览活动，生肖小型版画展览人数之多，超过了一些大型展览，曹琼德的生肖版画作品也时常受邀参展。据曹琼德介绍，2月4日，上海博物馆举办了青铜马、石刻马、陶瓷马、汉砖拓片马的专题展览，用这些穿越时空、穿越历史的马传递新年的祝福。

贵州画家陈石艺术创作中最广为人知和成就突出的是画马。不久前，贵州人民出版社举办了“陈石画马技法图解”的图书出版签约仪式，这意味着马年的车轮，将把陈石的画马“秘籍”一起带来。

虽然陈石对各种创作题材和画法广涉猎，但他对画马的偏爱，以及在画马中体现的艺术个性，仍是他作为画家最鲜明的个人特点。

贵州省美术和雕塑研究院院长李钢在其雕塑作品《卷辋走马七千里之明德夫人刘淑贞》中，也呈现了一匹一骑绝尘的骏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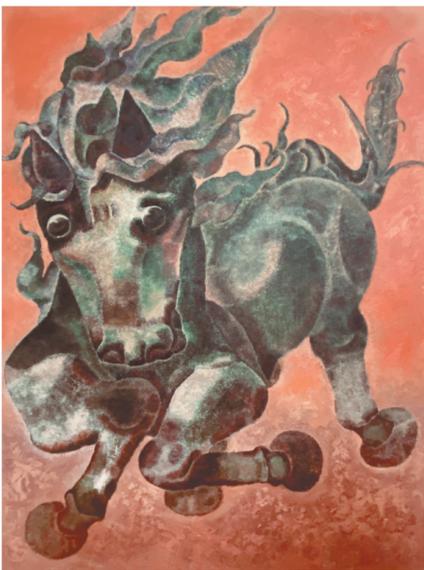
李钢说，在贵州历史上两位杰出的女性，当属明初彝族女政治家奢香和布依族女政治家刘淑贞，这件雕塑展现了布依族女政治家刘淑贞为维护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卷辋走马七千里”，一路风尘赴京告御状的情景。

贵州省工笔画学会会长、省文化艺术研究院（省戏剧创作中心）副院长王锦德，在马年到时创作了几幅与马相关的工笔画作。

其中之一《丽人春行图》，用工笔画的艺术形式描绘了春日里身着华丽裙裳的仕女驾驭骏马游玩的情景，翠翎云鬓有风仪，春风得意马翩翩。寓意心情舒畅，一片祥和的生活状态。

贵阳学院教授李稀睿的油画作品《梦渡星河》里，也出现了马的形象。她说：“作品表达的是一个梦幻的场景，马代表的是东方文化，上面的天使代表的是西方文化。我喜欢游泳，所以游泳的这个就像是我自己，整体像个梦境，所以我给它取名《梦渡星河》。”

毕业于贵大艺术学院雕塑专业的研究生聂凯冰在马年将至之际，也做了一件小雕塑——赵子龙和他的马。“马年做一件和马有关的作品。赵子龙忠肝义胆，玉树临风，正气凛然，所以选择了他。”以三国人物为素材，是因为他觉得古代人物也能映照当下。



曹力笔下的马。受访者供图

开阳画马崖岩画群：中国南方颜料岩画典型代表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舒畅

清水河蜿蜒流淌于黔中腹地，在贵阳市开阳县高寨苗族布依族乡的群山间拐出一道优美弧线。西岸崖壁如削，一抹抹赭红颜料在岁月侵蚀中依然鲜亮，这便是被誉为“贵州岩画瑰宝”的画马崖岩画群，一处藏在山水间的千年艺术密码，1985年被列为贵州省文物保护单位。

沿盘山公路前行，文保碑静静矗立在岔路口，指引着小崖口、大崖口与梯子岩3处核心遗存的方向。拾级而上，石板古道旁的青苔记录着往来足迹，岩壁在阳光下泛着温润的光泽，200多个图案便分布在这悬崖绝壁之上。最令人惊叹的是那些姿态各异的马匹，或昂首疾驰，或缓步前行，线条简洁却动感十足，仿佛下一秒就要挣脱岩壁的束缚。太阳星象放射着光芒，舞蹈人物手拉手围成圆圈，龙虎狗鹤等动物栩栩如生，还有神秘的几何符号与干栏式房屋，共同构成了一幅远古先民的生活画卷。梯子岩处的人像图案高近一米，是贵州已发现的最大岩画，在南方颜料岩画中也属罕见，而最小的圆点图案仅指甲盖大小，细致得令人称奇。

这些赭红色的印记背后，藏着太多未解之谜与动人传说。当地苗族老人会讲述那个古老的故事：远古时一对夫妻因送饭误食酸成悲剧，后人将此事绘于崖上警示世人，马群便是当年被牵走的赔偿之物。专家则推测，这些岩画可能记录着先民的祭祀盛典、迁徙之路或贸易场景，人马同向行进的画面，恰似一场穿越千年的集体奔赴。更令人称奇的是，部分岩画绘制在离地数米的绝壁上，古人如何在无现代工具的情况下完成如此高难度创作，至今仍是未解之谜。

画马崖岩画群是贵州省已发现的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岩画群，也是中国南方颜料岩画的典型代表之一。探访画马崖，不仅是与远古文明对话，更能沉浸式感受苗乡的鲜活民俗。若恰逢农历正月，可偶遇盛大的斗牛节，看牯牛争鬃，赏芦笙圆舞，苗族群众身着刺绣蜡染盛装，银饰叮当与乐曲声交织成歌。清明节前后的杀鱼节更是震撼，沿河两岸的苗族群众手持鱼叉，在清水江中再现原始狩猎的盛况，夜幕降临时架火煮鱼、对歌饮酒，延续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古老智慧。途中还能见到独特的高脚仓，四根木柱托起的粮仓不用一颗铁钉，尽显先民的营造智慧。

站在崖下仰望，赭红图案在风中风化却未褪色，如同先民们从未远去的目光。画马崖的魅力，不仅在于岩画本身的艺术价值，更在于它将远古文明、自然山水与民族风情完美融合。在这里，每一道线条都藏着故事，每一阵风声都似在吟唱，等待着旅人前来解码这份跨越千年的文化馈赠。



开阳县画马崖岩画群。网络资料

编者按

丙午马年年味升腾，带着马到成功的祝福，也带着一马当先的期许。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马象征忠诚、坚韧、活力、进取等美好品格。

再循马蹄印记，本期27°跨地标文旅周刊继续推出“策马黔行”报道。欢迎读者和我们一起在贵州山水间聆听历史回响，于民俗中感受生命律动，在人间烟火中拥抱热气腾腾的生活，共赴这场穿越时光和地域的马文化之约。

以梦为马，不负韶华。愿我们振奋龙马精神，策马扬鞭，一起奔赴新的征程！

策马黔行

题字：夏仕勇，贵州省文联委员，贵州省书法家协会理事、行书委员会副主任。



三都水族自治县赛马活动令人热血沸腾。罗朝兵摄（影像贵州）



水族文化研究专家潘朝霖。三都自治县融媒体中心供图

专访

贵州民族大学研究员，贵州省文史馆馆员潘朝霖：

“村马”萧萧踏梦来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曹雯

2026年，丙午马年。对于贵州黔南群山深处的水族而言，这不是干支纪年的一次寻常轮转，而是一场跨越千年的呼应。

当“马背上的水族”迎来马年，2000余年前驮着水书竹筒、追随始祖六铎公南下的那匹马，仿佛穿越历史烟云，蹄声在都柳江畔重响。

从端坡赛道到国际赛道，从自娱自乐的民俗仪式到全网刷屏的贵州“村马”，水族人与马的故事从未中断。它藏在端节祭祖的肃穆里，沸腾于“村马”赛事的呐喊声中。如今，这匹马来随着丙午新春跑进更多人的视野。

一匹马如何驮着一个民族的记忆走到今天？从深山走向全国，“村马”是传承还是重构？日前，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专访贵州民族大学研究员、贵州省文史馆馆员、水族文化研究专家潘朝霖，听他了解千年马蹄声中的文化密码。

为何是“马背上的水族”

记者：潘老师，根据您的研究，水族马文化的形成，除了其作为重要的生产生活资料，是否还承载了某种更为独特的角色？

潘朝霖：在水族先民的精神世界与文化记忆中，马充当了神圣而独特的角色，其地位超过任何一种家畜。

修订版《中国少数民族》（水族篇）记载：“水族自称‘睢’，因发祥于中原睢水流域而得名……水书是夏商文化的子遗。”“端节赛马是由水族先民在发祥地的征战遗迹逐步演化成的重大群众性娱乐活动，也是南方民族中水族独有的习俗。”

作为水族先民漫长迁徙的伴侣，马是水族丧葬最高礼节中的祭品。2018年3月，我在都匀参加水书先生韩荣祖的葬礼。遵循古礼，家人将其生前的水书抄本驮在马背上。这里要说明，水书是水族的精神支柱，水族公认水书的创始人是六铎公。六铎公携竹筒水书骑马的10余米高的巨大雕塑，矗立在三都水族自治县城北郊苗龙村。而葬礼中，邀请水书始祖来受祭的路线就是水族先民的迁徙轨迹。

由此可见，马匹与水族先民、水书文化有着紧密联系。

端坡赛马何以成为水族端节的仪式

记者：端节赛马不仅是一场比赛，更是一套完整的仪式过程。从节前的祭祖、精心饲马，到比赛本身，再到赛后对优胜者的赞誉，这一系列活动传递了水族的哪些社会价值观？

潘朝霖：端坡赛马的根基是端节。不顺端节，就难以理解水族地区40来个端坡，分7批在不同时段跑马的缘由。要了解水族端节，还必须先了解水族历史。

在水族，端节的社会功能是辞旧迎新、庆贺丰收、祭祀祖先、款待亲友。

端节辞旧迎新，跟历法有密切关系。水族历法悠久，属于典型的稻作物候历。水历1月、12月，分别对应农历九月、八月。上下半年分别以春分、秋分为分界点，下半年正好是稻作播种收割期。漫长的水历农时，谷熟是国家、民族、村寨最大的欢庆。水族端节在水历年岁首、谷物成熟时节，沿袭血缘氏族部落联盟形式分批过节、互相走访，是名副其实的过年。

端节跑马，是融汇在血液里的基因使然，一是彰显对故土策马纵横驰骋的共同意识；二是弘扬先民的尚武精神；三是各血缘氏族村寨自强与荣誉的角逐；四是端节马坡成为历史文化与现实竞技娱乐的最佳空间。

由于端节赛马与端节祭祖成为体现民族根脉的重要活动，端节马坡成为氏族村寨联盟的尊严载体，又成为链接社会和谐交往的媒体。因此，对于端节马坡的选择极为严格。马坡的选择相当讲究，但核心是崇奉祖先，自强不息，敬畏天地山川，尊重传统文化，注重社区和谐发展的内在规范境界。

从端坡赛马到“村马”，是传承还是重构

记者：贵州“村马”的崛起，是一个从民俗仪式向品牌赛事的系统性转化过程。您如何评价这种将传统端坡赛道与国际标准专业赛道并存的做法？它是否改变了水族赛马原有的文化内涵，还是为其注入了新的生命力？

潘朝霖：从端坡赛马到“村马”，是当代社会发展的需要与必然，这是传承文化从容应对时代挑战的成功实践，这是传统的传承、拓展、整合与升华，也可以说是整合与重构。

传统的水族端节赛马，千百年来都是在程式化的祭祀礼仪、民俗活动中自娱自乐地消遣，与世无争，不计名次，更谈不上与世界接轨。正是这悠久、深厚、广泛的端节赛马文化积淀，吸引了外界赛马文化接踵闯入偏远的水族山乡：国际标赛马场在三都水族自治县城建成；计时计分比赛，按名次奖励；技能赛马的邀请赛、争夺赛轮番出场；花样表演赛层出不穷，目不暇接……可以说，社会发展催生了贵州“村马”，让默默千年分7批过节跑马的水族端节，冲出贵州，火爆全国。

对于水族人民来说，一切都是冲击，一切都是新鲜，一切都得从头学习。从2023年起，久居深闺的端节跑马开始下山进入国际赛道，注入新生命活力的传统赛马，逐步成为世人瞩目的贵州“村马”。

“一匹马”如何跑得更快

记者：放眼更广阔的语境，水族马文化从深山端坡走向全国视野乃至寻求国际对话的历程，对于中国丰富多彩但处境各异的其他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在当代的传承、传播与创新方面，提供了哪些具有普遍意义的启示？

潘朝霖：贵州“村马”的可贵之处是敢于迈步下山，在南方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中独领风骚，未来可期。从积习的传统端节跑马走向严谨的现代赛马程式，现在才刚刚接触，要学习的东西还很多，诸如团队的建设、人才的培养、马匹的驯养、规则的学习、赛事的管理、群众积极性的保护与培养、产业延伸发展、经济效益核算、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与实践、赛事矩阵构建等。

但贵州“村马”之所以起步有起色，得益于深厚、悠久、广泛的社会基础。贵州“村马”方兴未艾，只要不掘苗助长，循序渐进，步步为营，稳扎稳打，马到就会成功。